

蜀山劍俠傳

38集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

第三十八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驀地起驚霆電流星沙誅老魁 凌空呈寶相繽紛花雨警真靈

前文，李洪，遇見凌渾，猿長老相助，得到一件佛門至寶，爲了小寒山二女，盜取心燈，去煉毒手摩什，事關緊要，便先走去，申屠宏，花無邪，立照凌渾所說，合力攻入內洞，申屠宏先在二門上，收得一枚金環，又用阮徵所借至寶二相環，將大雄禪師，昔年護經之寶，西方八功德池中，一丸神泥收去，與天璇神沙，融合一體，爲二相環，增加了許多威力，跟着玉壁神碑出現，所取貝葉禪經，也在玉壁層中現出，花無邪立用師傳佛法，由中指上，射出一道毫光，朝着貝葉四邊，徐徐轉動，隨聽壁中，發出禪唱之聲，正在虔心默記，忽聽洞頂上面，迅雷連震，動地驚天，同時，風火怒鳴，潮成一片，甚是驚人，申屠宏知是青海二惡，將有相神魔，煉成趕來，見花無邪，仍自面壁靜聽，若無其事，方自贊他定力甚高，洞外風雷交闐中，忽又夾着一種，極淒厲的顫聲哀鳴，隱隱傳來，與烏頭婆呼音攝神邪法，大略相似，才一入耳，立覺魄悸神驚，心旌搖搖，不能自制，尙幸功力堅定，忙運玄功，鎮攝心神，未爲所算，再看花無邪，面色已帶惶急，同時，壁中禪唱，也自中斷，忽然一陣旛旛異香過處，眼前倏地奇亮，耀眼欲花，滿洞風雷暴作，由內而外，向前湧去，上下洞壁，一齊震撼，勢欲崩塌之狀，倉卒

之間，不知細底，惟恐有失，忙將二相環，往外一甩，那與神泥化合一體的，天璇神砂，立化爲五色金星，狂濤也似湧出，剛想先將內層碑室封閉，忽聽身後，花無邪急呼道，道友快收法寶，我禪經已得到手！此時神僧佛法，已然發動，并蒙神僧慈悲，佛光照體之後，頓悟玄機，因此得知佛法妙用，固然，結局必不免難，不到我將前後兩部，經文經解，全數記下，以及應劫時限到來，任他天大邪法，也難攻進，時機緊迫，不暇多言，祇等道友，取走貝葉靈符，後半部梵唱二次又起，大功即可告成，前得伏魔金環，乃昔年禪師降魔之寶，用法簡便，祇將前洞，六字靈符記住，照我所習佛家訣印，再本身真靈主持，卽能由心運用了，出時可用此寶防身，許能爲我除去一害，也未可知，快請習此訣印，由我倒轉禁法，送道友出洞，往後山爲二老解圍便了，說時，申屠宏已然收寶回身，第一次見到花無邪，滿面驚喜之容，暗贊佛法神奇，不可思議，就這轉眼之間，此女竟能悟澈玄機，并連洞中佛法，也能由心運用，聞言雖代忻慰，但知他大功雖成，十四年苦難魔劫，仍所不免，定數所限，無法挽救，方覺可憐可敬，花無邪話已說完，將貝葉靈符遞過，催習伏魔金環用法，知時迫勢急，難於久延，好在禪師千年前，早有準備，來時見洞外六字真訣，因防異日，或許有用，已然記下，佛道兩家降魔法寶，多由本身元靈主取，大略相同，所差祇這訣印，既然易學，又可爲此女，驅除妖婦，自以學了再走爲是，見那貝葉靈符，形如一片手掌大的翠綠樹葉，并無符號字跡在上，祇是金光隱隱，祥輝浮泛，用法恩師已然示知，便不再細看，隨手藏起，花無邪立傳

訣印，告以用法出於禪師遺傳留音，道友不是佛門弟子，好些無關，故未聽出，適才風雷祥光，便是佛法威力，三五日內，我與道友，尚有一面之緣，但必無暇長談，且等過十四年，却後重逢，面謝大德，再行奉告吧，中屠宏無可勸慰，祇得舉手作別，說聲道友珍重，行再相見，隨將先得金環取出，如法一試，立有一環金光，套向身上，看去祇將腰間圍住，但是佛光遠射，全身均有祥輝籠護，知道威力至大，少時如與二相環合用，多利害的妖邪，也不是對手，如非花無邪，夙孽太重，必須經此一切，始能成道，後山之行，又奉有師命，不敢違背的話，便助此女脫難，也非無望，略一尋思，花無邪又催道，道友盛情心領，此時不必管我，請快去吧，說時，滿洞禪光閃變，二次風雷又起，知正倒轉禁法，忙縱遁光，往外衝去，覺着所過之處，阻力絕大，如魚穿波，身外焰光萬道，祥霞變滅如電，不容一絲縫隙，知道花無邪防範周密，佛法威力至大，已與主持入，心靈相合，神妙已極，這還是有意放走，更有佛門至寶防身，如仗自身之力衝出，更不知如何難法，正尋思間，人已飛過兩層門戶，一看前面，已是頭層出口，忽然想起，洞外現有青海二惡，先聽哀呼之聲，與烏頭婆，邪法相似，也許妖婦，捲土重來，這兩起妖邪，均極利害，又都性情乖戾，有我無人，雙方均把禪經，珍逾性命，寧冒險難，勢欲必得，但知正教中人，已然出手，天殘地缺，不容外人在此猖獗，日前已然出手，大有左袒花無邪之勢，這類妖邪，平日雖不相下，一到事急，照例同惡相濟，也不知雙方，連合與否，自己如若現形飛出，定必羣起夾攻，何如仍用天蟬葉隱身，雙方如

未合謀，必在外面，先自火併，樂得任其相持，耽延時候，等後山事完，再作計較，如已連合，二惡氣運未終，又擅魔教中，小金剛不壞身法，除他甚難，仗着隱形突出，冷不防將妖婦除去，想可辦到，沿途火焰難查，飛行遲滯，直到主意打好，才到洞口，立將天蟬葉取出，并用太乙潛光之法，連護身寶光，也同隱去，那知到了洞外一看，珠靈澗對面，平地之上，竟設有一座法台，上面各色幡幢林立，另有十八個，身高丈六，貌相獐惡，威風凜凜的神將，手持各種奇怪兵刃法器，按九宮方位立定，當中兩個身材高大，貌相凶惡，手持戒刀，金鐘，火輪，法牌等法器的，紅衣番僧，坐在兩朵丈許大小，血也似紅的，千葉蓮花之上，花瓣上面，各有一股血色焰光，朝上激射，高起丈許，合成兩幢血光，將兩番僧全身，一起籠罩在內，法台周圍，也有一層血光環護，上首手持火輪令牌的，麻面番僧，由牌上發出一道金碧光華，長約百丈，直射身後崖壁頂上，神態甚是緊張，台前不遠，一片愁雲慘霧，籠罩着目前所見妖婦烏頭婆，和一個形似鬼怪的妖人，生得尖頭尖腦，頭上短髮稀疏，根根倒立，臉作暗綠色，前額下面，白着一條，不見眉毛，好似生病爛掉，一雙圓睛，怒凸在外，碧瞳睜睜，直射凶光，高顴削鼻，尖嘴縮腮，上穿綠色短衣，下穿短褲，赤露出黑瘦如鐵的腿足，胸前掛着一個，拳頭般大的，死人骷髏，背插三叉，腰繫葫蘆，同同台前，懸空而立，雙方似在爭論，下手妖僧喝道，候道友，你我彼此聞名，井河不犯，久聞三位道友，言行如一，那盜取禪經的女子，已成網中之魚，來時大師兄曾用晶球視影，此時兩老怪物，正準備與勁敵鬥法

，無暇及此，又以日前，此女心粗糊塗，未肯應他所求，決不會和我們作梗，你并不須此經，不過受人慫恿而來，如肯依我先前所說，我們事後，必將你想得到的，兩件法寶奉上，從此交個朋友，否則，暫請回去，我弟兄回到青海，恭候光臨如何，話未說完，形如鬼怪的妖人，似要變臉，一隻鷄爪般的怪手，已然揚起，旁立妖婦，似與應合，作勢欲發，二番僧也似在暗中戒備神氣，不知怎的，妖人面色遽變，好似有什警兆，吃了一驚，厲聲答道，我弟兄三人，說到必行，永無更改，無如此時，一哥三弟，忽然催我回去，無暇與你兩個不知死活好歹的番狗糾纏，總之，禪經如落人手，我自會去尋他，不值與你計較，如落你手，不獻出來，休想活命，下手番僧，見他聲色暴厲，令人難堪，不由大怒，方一揚手中戒刀，麻面番僧，嘴皮微動，意似不令輕舉，剛剛止住，妖人也似事情緊急，連末句話，都未及說完，竟化作一條綠氣，刺空激射而去，其疾如電，餘音尙自搖曳，人已飛向遙空雲層之中，一晃不見，妖婦見幫手一走，神情更轉獷厲，口眼耳鼻，似抽風一般，不住亂動，厲聲喝道，我向不服人，祇我子殘魂，不能重聚，苦痛日深，心如刀割，明知劫數將臨，依然來此拚命，早知你們，必來犯險作梗，特請侯道友同來，與你們商量，此事合則兩利，分則難成，祇求保全我兒一命，暫借此經，并不據爲己有，終於歸你，已然再四言明，你偏不聽，休看侯道友已走，照樣能壞你們的事，不過，不願兩敗俱傷而已，休再固執，話未說完，麻面番僧，本來目注前面晶球，全未理睬，忽然一聲詭笑道，我弟兄向不與外人，連手行事，念你爲子心切，暫寬

一線，連手仍是休想，你既吹大氣，我且將攻山神魔暫止，讓你先往下手，你如不行，或是爲人所殺，我們再行下手如何，此事并非容易，使我兩弟兄此來，能否如願，也還未定，但我二人，劫數未臨，法力又高，雖還有未盡算出之處，早已防備周密，不似你這老妖婦，爲了孽子，明明大劫臨頭，還敢胆大妄爲罷了，妖婦聞言，立被激怒，厲聲喝道，我本心防你作梗，聞得兩敗俱傷，爲了我兒，忍氣吞聲，否則，我已將蚩尤三友，吸取真神之寶，白骨吹借來，你們先前，也曾嚐到利害，如非預坐小金剛禪，心魂已早被他攝去，何況此女微末道行，我祇一吹，他必由我擺弄，自將禪經獻出，話須言明，到時不要作梗，說時申屠宏因聽番僧口氣，後山門法，似正開始，稍遲無妨，意欲相機下手除害，仗着隱形神妙，便往側面繞去，早看出妖婦胸前，掛着一個，白骨哨子，先聽飛去妖人姓侯，本就疑是蚩尤墓中，三怪之一，再聽妖婦說是白骨吹，益發驚異，先前異聲悲嘯，必是此物無疑，怪不得連自己也幾乎支持不住，爲防花無邪，聞聲失閃，心正忿恨，忽聽番僧喝道，無恥妖婦，讓你先下手，儘說廢話作什，想挨到神魔攻破山頂，檢便宜麼，直是作夢，此地三日之內，決無人來作梗，現且停手讓你，再如拖延，我們前言，便作罷了，申屠宏出時，風雷之勢，并未停止，再稍往前，便見崖頂之上，焰光騰湧中，另有十八神將，與台上所立相同，正用手中法器，發出百丈風雷，在麻面番僧，右手令牌，妖光指搥之下，猛力攻山，這時忽然一閃不見，山頂仍是好好，心方稍放，妖婦也是惡貫滿盈，明知前路凶危，仍想因人成事，素日又極凶橫自

大，本想借着說話延挨，等山頂稍被攻出一點裂痕，再行運用玄功變化，入內奪經，及被番僧道破，怒火上升，自覺難堪，不由犯了凶狂之性，怒喝番狗休狂，此時無暇多言，早晚必取你命，末句帶着哭音，甚是刺耳，二番僧好似早有成竹，任他叫罵，祇把目光，注定妖婦動作，全不答理，妖婦說完回身，兩臂一振，身外邪氣，立即暴漲，滿頭灰髮，連同髻腳兩掛紙錢，一同倒豎，飛舞起來，跟着飛身而起，將那兩隻鷄爪般的怪手，往外一伸一揚，立有十條黑影，由指爪尖上飛出，各長數十百丈，將對崖連頂帶洞，交叉罩住，大片愁雲慘霧，便疾如奔馬，朝前湧去，申屠宏行事謹細，上來便恐番僧妖婦，設有禁網，爲防觸動，特意由側繞去，相隔尚遠，本在準備發難，及見妖婦動作，神速無比，知那妖雲邪霧，祇一近身，妖婦心靈，立有警兆，便不等湧近，突然現身，大喝無知妖孽，你劫數到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申屠宏原因身是峨嵋高弟，不願暗中傷敵，又防一擊不中，又留後患，身形一現，二相環一甩，天璇神砂，早化作無量星濤，金芒電舞，狂湧而出，妖婦長於玄功變化，原可遁走，無如心痛孽子，奪經之心太切，邪法又高，剛一反身施爲，心靈上，便有了警兆，覺着左側有人，隱形埋伏，忽然想到日前吃虧之事，由於李洪作梗而起，心疑花無邪，與李洪合力下手，一個入內取經，一個在外接應，又在作對，不由怒火中燒，既想報復前仇，又想借此賣弄，與番僧看個利害，表面裝着行法，實是就便佈置邪法，乘敵不備，冷不防回身，用鬼手抓魂，將仇人靈魂抓去，不料煞星照命，左側隱伏的，并非前見幼童李洪，天璇神砂，已是極

利害的尅星，再一加上西方神泥，威力更大，一經發出，疾逾雷電，尤利害是，稍爲沾上一點，下餘立生感應，一齊飛湧而來，當時見機，變化遁走，尙非容易，何況事出意外，一味蓄勢前撲，未有退逃之念，當申屠宏現身時，妖婦也自猛然回身，揚手抓到，雙方恰是同時發難，迎湊在一起，等妖婦瞥見對方，是個大頭麻衣，身有佛家金光祥輝環繞的少年時，那山海一般的，五色星濤，已當頭罩下，心方一驚，猛覺身外壓力絕大，行動不得，才知不妙，怒嘯一聲，便要化身遁走，那知此寶，威力無上，專戮妖邪，不動死得還慢一些，這一行法暗掙，星濤受了激動，內中神泥，所化金星，各具絕大力，首將妖婦通身繞住，吸了個緊，申屠宏再伸手指，與金星雜在一起的，五色星光，跟着往上一湧一裹，互相激撞，紛紛爆裂，火花密如雨霰，祇管隨分隨合，妖婦却是難當，祇慘嗥得兩聲，便自形神皆滅，申屠宏因知妖婦，身帶法寶甚多，均極污穢狠毒，惟恐消滅不盡，側顧二番僧，目注自己，面有驚容，守在台上，一意戒備，并未出手，料他行事審慎，必不先發，爲防萬一，便將飛劍放出防身，連新得伏魔金環，也放將出去，金光方離身而起，果有幾聲極難聽的，鬼哭悲嘯之聲，由神砂星濤中發出，金光還未飛到，已自消滅，申屠宏終不放心，仍指定金光祥霞，罩上前去，使神砂由佛光照過，方始縮小收回，正想此寶，如此神妙，好在爲時尚不算晚，率性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將二番僧有相神魔，破了再走，忽聽麻面番僧喝道，道友奉命，在山解圍，正是時候，你素無仇怨，我們早用品球視影，看出此事，各用小金剛不壞身法防護，道友法力雖

高，仍是無奈我何，并且道友一來我便看出，有心假手道友，除此妖婦，以免你那女伴元神，被他攝去，我們志在取經，并無他意，道友何苦違背師命，與我作對，申屠宏不知番僧，僅知大概，并未看出細底，所說一半是詐，急切間，被他瞞住，又知所持魔教中，不壞身法，委實難破，心雖吃驚，仍想略示威力，方自尋思，如何下手，猛聽後山，烏牙洞那面，雷聲大作，精光寶氣，上冲霄漢，一看天色，已是酉初，知難再延，祇得大喝道，大雄禪經，留贈有緣，各憑法力，善取無妨，如被花道友，先得了去，你們祇敢傷他一根毫髮，妖婦便是榜樣，麻面番僧忙插口道，我們決不傷他，道友留步，尚有話說，申屠宏原知恩師既有仙示，決難挽回，祇是可憐花無邪，一時義憤，又看出番僧，有些內怯，故意如此說法，急於趕往後山，說完，便自飛走，耳聽番僧，大聲疾呼，與嘆息之聲，也未回身理保，飛行神速，晃眼烏牙洞在望，忙照仙示，不飛近前，先在中途，隱身飛落，步行趕去，看出沿途均有埋伏禁制，有的已爲人破去，仗着師傳靈符，通行無阻，逕由亂山中，繞到洞前危峯之上，那烏牙洞，在崆峒後山深處，地甚僻險，中隔森林絕澗，天殘地缺師徒，皮氣古怪，喜怒無常，怪徒更是驕橫任性，仗着乃師祖護，專與生人爲難，平日仙凡足跡之所不至，申屠宏也是初次經歷，那地方就在日前，申屠宏尋找花無邪時，所見怪徒住的山洞左近，那洞位列西首危崖凹中，并不廣大，洞外大片盆地，三面均是危峯怪石，宛如犬牙相錯，石色烏黑，形勢奇特，險峻非常，本來四面，均有極利害的禁制，申屠宏未到以前，既防主人，先行驚覺，更恐采薇僧

朱由穆，和姜雪君識破，老早便施展迷踪隱形，乾坤大挪移法，另用天蟬葉隱身，悄悄前進，先還恐主人，法力高強，稍爲疏忽，便觸禁網，甚是小心的，那知剛到峯下，一片黃雲閃過，所有禁制，忽全撤去，隔峯遙望，佛光祥輝，連同各色光華，仍在隱隱相持，映得滿天暮雲，俱成異彩，知道雙方，未分勝負，心中一寬，立即走上，到了峯頂，覓好藏處，往下一看，崖對面，兩座危石頂上，分立着兩人，一個是面如冠玉，身著黃葛僧衣的小和尚，一個是美豔如仙的，青衣少女，看年紀不過十多歲，都是氣度高華，神儀朗秀，一見便認出是師門至交，朱姜二位師叔，知道神駝乙休，韓仙子，還有先在珠靈澗所遇，窮神凌渾，和猿長老，也必在此，細一尋視，并無踪影，凌猿二老，本爲解圍而來，也許隱伏在側，乙韓兩老夫妻，本與朱姜二人約好一路，事又一半爲了乙氏夫婦，追戮雙鳳山兩小而起，怎會不見，這時，天殘，地缺，也未現身出門，祇日前逐走妖婦烏頭婆的，黃色雲屏，放了出來，也不似那日飛高，橫向天半，祇將烏牙洞，連崖護住，雲屏上面，立着五個怪徒，一律黃色短衣，形貌醜怪，件氏弟兄，却不在內，朱姜二人，一個由手指上，發出五道佛光，朝屏上五怪徒射去，一個左手指定一青一紅，兩道長虹也似的精光，分射開來，將雲屏兩頭照住，另一手挽着一個法訣，目注前面，蓄勢待發，五怪徒，立身屏上，不言不動，態甚沈穩，各有一幢白光護身，另外一道五色精光寶氣，由屏中心，激射出來，分佈成一片光牆，擋向怪徒前面，將佛光敵住，有時勢子稍絀，吃佛光往前一壓，縮回屏上，五怪徒立現不支之狀，可是彩光也頗強烈

，略爲縮退，晃眼強行衝起，將佛光敵住，怪徒神色，又復自若，朱由穆見狀，將手一指，佛光重盛，五彩光牆，又復後退，雙方進退不已，似此相持，到了天黑，精光祥霞，照耀之下，四外峯巒，齊幻異彩，更是奇觀，申屠宏知道天殘地缺，尙未出現，還不到下手時期，且喜雙方，全未驚動，便耐心靜候下去，中間姜雪君，幾次想要揚手施爲，均吃朱由穆止住，到了後來，光牆似知不是對手，已不再往前衝起，却擋向雲屏前面，這一改守爲攻，看似勢衰，佛光反到不能再進，成了相持不下，姜雪君意似不耐，叱道，老怪物，你以爲將元神附在孽徒身上，人不出面，祇憑這萬千遊魂所結的擋箭牌，就可免難麼，除照我們先前所說，將兩孽徒獻出，當面責罰，念你二人雖是左道旁門，除喜譏短任性，夜郎自大，和這次包庇雙鳳山兩小外，惡跡無多，祇肯認錯服低，便可無事，否則，我不似朱道友仁慈，一發無音神雷，你這萬千遊魂煉成的保命牌，和你這老巢，齊化劫灰了，隨聽洞中，有兩人怪聲怪氣，一同答道，你當我弟兄，怕你們麼，不過你們來得湊巧，正趕有事，暫時無暇罷了，是好的，少時我弟兄自會出來，見個高下，你祇不怕造孽，無音神雷，祇管發放，看看可能傷我分毫，話未說完，忽聽當空，有人大喝道，老怪物，少要說嘴，你明知姜道友，可憐這些遊魂，用意祇想迫你出頭，不肯下此殺手，得了便宜，賣乖作什，本來是我的事，被朱姜二位，趕在前頭，我夫妻照例不喜兩打一，小和尚已然搶先，祇率護他，原想你這兩個老殘廢，自負多年，既敢縱徒爲惡，包庇妖邪，人已尋到門上，總該把你那些鬼門道，使點出來，令人見識見識

，始終藏頭不出，已是無恥，還要發狂言，空吹大氣，我夫妻決不打幫槌，朱姜二位道友，也無須人相助，祇是來了半日，看着悶氣，我夫妻也不與你動手，祇將你這龜殼揭去，省你無法出頭，你看如何，申屠宏早看見神駝乙休，同了韓仙子，突在烏牙洞上空現身，相隔洞頂危崖，不過數丈高下，可是說話聲音，却在朱姜二人身後列峯之上，正與相反，再一回頭注視，果然又有一個神駝乙休，在崖對面，相去里許的小峯之上立定，戟指喝罵，韓仙子却未在側，怪徒聞聲，一齊朝前注視，身後崖頂有人，并無所覺，知是身外化身，難得是兩下均能一樣言動施爲，各行其是，心中好生贊佩，乙休話未說完，朱由穆方自插口大喝。駝兄住手，我不檢人便宜，老殘廢可速出現，免得駝子，用身外化身，五丁神掌，將你牢洞抓去，被人逼出，平白現世，話還未了，烏牙洞上空的乙休，聽朱由穆發話阻止，早不等說完，手伸處，立發出五股長虹也似的光，飛射下來，將烏牙洞，連崖頂一起搭緊，乙休隨縱遁光，飛向空際，口喝得一個疾字，那高廣約十多丈的，一座危崖，連同當中凹進的烏牙洞，立似齊地面剝去，一片裂石之音過處，齊整整與地脫離，吃乙休手上五道金光抓起，剛剛懸向空中，先是清濛濛一片淡烟閃過，猛聽天崩地裂，一聲大震，那座危崖，忽然自行炸裂，爆音迅急，宛如千百巨雷同時爆發，那石崖已化爲百十丈大，一團烈火，聲勢猛惡，從來罕見，乙韓二人，同時見，祇剩小峯上面乙休原身，哈哈笑道，老殘廢，慣用心機，平白將你牢洞，自行炸裂，鬧得少時無家可歸，你那多年煉就的靈石真火，可曾傷我分毫，白便宜山妻，煉

一純陽之寶，說時，韓仙子也在峯上現身，腰間掛着一個黑葫蘆，揚手一招，崖石爆發所化火團，本懸空中，立時電馳飛去，申屠宏先還奇怪，雷火忽會聚而不散，這才看出火外還包着極薄一層光網，淡如輕烟，火光強烈，如非慧目法眼，休想看出一點痕跡，韓仙子見火團飛到，將手一指，火團便裂了一口，自向葫蘆之中鑽進，晃眼全消，籠在火外的，青色淡烟，也往韓仙子袖中投入，同時不見。對面雲屏之上，五徒忽然一閃不見，跟着雲屏歛處，先飛起一團黃氣，兩道青光，將朱姜二人的佛光劍光接住，同時，現出兩個，一缺左腿，一缺右腿，貌相奇醜的，鬚生怪人，并肩而立，挨擠甚緊，鬚髮皆張，神情好似忿怒已極，也不發話，一照面，便朝乙韓二人并立的小峯飛去，身上也未見什遁光，連手足都未見動，飛起來，却是快得出奇，人方出現，便自飛到小峯前面，申屠宏那好目力，竟未看出，是怎麼飛過去的，便是朱姜二人，那高法力，也似出於意外，未及阻隔，便被飛近身前，申屠宏因天殘地缺，已然出現，一面準備貝葉軍符，一面朝前細看，就這瞬息之間，雙方已然交手，原來天殘地缺，恨極乙休，本朝乙韓二人撲去，不料對方知他巢穴一毀，又把靈石真火失去，必要情急拚命，事前早有準備，先前所見，淡青色的光網，忽又出現，天殘地缺，太乙潛光遁法，雖不如佛家心光遁法，神遊千萬里外，念動卽至，但也神速不可思議，去勢又猛，差一點沒被撞倒網上，同時，朱姜二人，見兩老怪物，一言不發，縱遁飛來，竟捨自己，朝乙休夫妻撲去，佛光飛劍，也吃那黃氣球，和兩道青光敵住，知兩老怪物，得道年久，在各異派旁門中，獨

樹一幟，所用二寶，乃二人昔年，在兩極盡頭，採取千萬年前遺留，快要積成星球的，混元真氣，凝煉而成，青黃二色，一清一濁，分合由心，威力至大，此外，尚有一件異寶，乃南極磁光煉成，更是利害，這三件法寶，多高法力，也不能破，看去雖祇一團黃氣，大才尺許，如在當地破去，一經震裂，五千里方圓以內，立被鴻濛大氣佈滿，自相激射震裂，地震山崩，洪水怒湧，烈火燒空，在此震圈以內，人畜生物，固全毀滅，弄巧還要漫延開去，所到之地，氣重如山，生物遇上，立即閉氣，裂腹而死，非俟二氣日久自分，輕清上騰，爲雲爲雨，大雨數年，重濁之氣，受了雨濕凝聚，化爲土石下降，方始停歇，雖不似天地定位以前，那麼利害，災區相差懸遠，也須經過數十百年，才可無事，震圈以外，人物雖不致於死亡，水火天時之災，也多受波及，端的利害無比，老怪物一向珍逾生命，不特與人對敵，從未用過，并且多年來，均深藏在所打坐的，崖洞山腹之內，親身坐鎮守護，連門人也不令見，原備千三百年，大劫臨身之時，去往兩天交界之處，把應遭劫的，幾個同道至交，也約了去，仗此三寶，抵禦末劫，這樣行事，使此三寶威力，散向大空，不致傷生，還助好些旁門散仙脫劫，論起爲人用心，并不算惡，祇是自恃成道年久，法力高強，性既驕狂自傲，又專以一時喜怒，來分親疎，怪徒每喜結交妖邪，橫行爲惡，祇管法嚴，事後也必責罰，但因師徒情長，當時必加護庇，與對方爲難，從未清理過一次門戶，尤可恨是無論是什極惡窮凶，如雙鳳山兩小之類，遇到危臨事敗，無可幸免，祇肯低首下心，忍受苦痛惡氣，前往求告，碰到二人高興頭

上，定必援手，不稍顧忌，結怨甚多，人却奈何他不得，自己前生，有兩好友，便吃他師徒大虧，幾於慘死，比時激於義憤，未及往尋，便奉師命轉世，上次峨嵋開府，恰遇見當年肇事的，兩黃衣怪徒，事已過去，兩友已然仙去，本想放過，兩怪徒反向自己招惹，逃時叫陣，因值有事，遲延至今，方始來會，對這三寶，事前原料對方，防被佛光擊破，決不敢用，竟自施展出來，必是恨極乙休夫妻，又知自己，和他一樣顧忌，不肯造此浩劫，佛光威力神妙，非此不敵之故，老怪物尙是初會，果然有點門道，本心不爲除他，祇是憤其縱徒行凶，略加儆戒，雖然備有制他之法，照此神通，委實不可輕視，爲防萬一，對方情急，豁出兩敗俱傷，大家造孽，自將大氣爆散，佛光還不能回收，見姜雪君，不等對方，衝向光網之上，揚手先是一粒無音神雷，發將出去，嫫姆無音神雷，何等威力，勢更神速，發時并無聲音，多利害的妖邪，一被打中，祇金光一閃，便成劫灰，甚或形神皆滅，本極神速，萬無不中之理，那知對方，竟似預先知道，金光閃處，當地大片山石，全成碎粉，塵霧高揚，湧起數十丈高下，地也擊碎了一個大深坑，再看天殘地缺，人已飛出十里以外，金光閃過，人又飛回原處，手略一揚，那高湧天半的塵霧，立即消散，行動端的比電還快，同時，每人肩上，發出一片五色奇光，流輝四射，耀眼生輝，冷氣森森，老遠都覺逼人，姜雪君見對方已將兩極磁光，所煉之寶發出，便將師門至寶天龍剪，化爲兩道金碧光華，交尾而出，天殘地缺，二次飛回，本仍想朝乙休拚命，一見此寶，知道利害，祇得暫停，兩下鬥在一齊，雙方動作神速，原是瞬息

間事，朱由穆心念微動，還未及出手，乙休已哈哈笑道，我向不喜以多欺少，似他一樣老殘廢，兩人祇能算得一個，連山妻也無須上前，既是專來尋我拚命，有我一人，足夠發付，小和尚和姜道友，速將法寶飛劍收轉，停手觀戰，我先看看他那混濁之氣，結成的壞包，是什麼玩意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身形微閃，化作一道金光，驚虹刺天，朝那黃色氣團飛去，氣團原吃佛光包沒，停空相持不下，申屠宏是個行家，早看出氣團雖小，重如山岳，佛光雖然將他包住，并看不出，能夠破他，金光正欲往佛光之中穿進，忽聽朱由穆大喝，駝兄不可負氣，老怪物雖然可惡，此是他的命根，你將此重濁之物，送往兩天交界之處破去，也頗費事，他不過借此抵擋，便敢造此大孽，我也早有防備，決可無害，還是由我與姜道友對敵，老殘廢祇一服輸便罷，快請回來，免他日後說嘴，道我又請幫手，乙休不理，依然衝光而入，朱由穆知道乙休，欲以全力，大顯神通，將此寶送往兩天交界之處毀去，此次來時，曾接妙一真人，飛書相勸，又遇師弟寧寧，代師師命，本心不為已甚，為防乙休，記念對方袒護妖邪，結局雖將雙鳳山兩小除去，因連次作梗，不特大仇元凶，幾被漏網，韓仙子還失了幾件法寶，連所居白犀潭水宮，也幾不保，又結下許多無謂仇怨，必不干休，又知妙一真人，密令門人，暗有安排，為防逼走極端，特意趕在前頭，故意虛張聲勢，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，不料乙休，久候不耐，依然出手，一見不聽攔阻，氣團漸有上升之勢，祇得發揮全力，指定佛光，連金光一齊包住，不令上升，雙方功力，原差不多，氣團早變成了一個，極大光球，金光佛光，